

全本

# 二十四史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唐书 新唐书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汉)司马迁 著

史記

延边人民出版社

##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这浩繁的文化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史学著作，《二十四史》就是其中最具有影响、最有价值的一套史学巨著。

所谓“二十四史”，是二十四部史书合在一起的统称，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从《史记》成书到《明史》完稿，前后两千年有余，撰写者以百数，部帙达三千七百余卷，在世界文化史上实为罕见。

“二十四史”的名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的。在唐代以前，常把《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合成为“三史”。后来加上《三国志》，又称为“四史”。到了宋代，把《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称为“十史”；加上原来的“三史”，又合称为“十三史”。随后，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合称为“十七史”。到了明代，增加了《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二史。”增加了《旧唐书》之后，又合称为“二十三史”。后来，又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录出了《旧五代史》。以上史书经乾隆皇帝“钦定”，又称“二十四史”。

在封建时代，“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正史”的称呼，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其中说：继《史记》、《汉书》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此后，就有了“正史”一称就为“二十四史”所专有。

“二十四史”中各部史书的体例都是纪传体。这种体例主要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有关历史事件。纪传体的例目，主要有本纪、世家、列传、志四种。“本纪”是历代帝王的传记，它按年月次序记载帝王的言行，兼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要事件。“世家”

主要记叙世袭封国的诸侯的事迹,实际上是诸侯的“本纪”,有的则类似于“列传”。“列传”主要也是记载人物活动,但和“本纪”、“世家”又有所不同。“本纪”、“世家”在记载帝王、诸侯的事迹时,涉及整个国家或地区的范围,而“列传”则只限于被记载者本人所接触的事物。有些列传并不记载人物,而是记载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或有关国家的历史。“志”是记述各种典章制度的,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史事自黄帝时起,至明朝灭亡为止,上下近五千年,包括了我国历史上氏族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几个历史的时期,反映了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的社会变化、人事沧桑、经济文化的发展乃至自然的变迁,其史料之丰富,规模之宏大,是其他史书所无法比拟的。这套史书对于研究我国近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对于研究我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民族史、社会史、对外关系史乃至科学技术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都是其他史籍所不能替代的。其中许多篇章,还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当然“二十四史”均出自封建史学家之手,其阶级的局限、时代的局限必然会反映到史书中来,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必须注意的。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阅读和研究“二十四史”,对于继承我国优秀的历史遗产,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无必要的。为此,我们聘请诸多学者和从事史学研究的专家,经历三年多时间,对“二十四史”进行了横排简体的编辑整理工作,对许多疑难古字进行了认真校对,推出了新版横排简体的“二十四史”,以方便读者,并希望此书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

编者

1996年10月

## 史记目录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1)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3)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4)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6)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11)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16)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23)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28)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33)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36)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39)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39)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43)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43)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44)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44)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44)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45)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45)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45)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45)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46)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46)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47)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51)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53)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56)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61)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67)
史记卷三十	平淮书第八	(68)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71)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73)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77)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80)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82)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83)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85)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87)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90)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97)
史记卷四十一	赵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102)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104)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107)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114)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117)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118)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121)
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125)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127)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129)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130)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131)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133)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134)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135)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137)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139)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140)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142)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143)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145)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146)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147)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148)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148)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150)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151)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156)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157)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161)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164)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166)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167)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168)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169)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171)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173)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174)
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176)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179)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180)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182)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183)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185)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187)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188)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191)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194)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195)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198)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199)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200)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203)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儵列传第三十四	(205)
史记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206)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208)
史记卷九十七	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210)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212)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213)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214)
史记卷一百零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215)
史记卷一百零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217)
史记卷一百零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218)
史记卷一百零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219)
史记卷一百零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221)
史记卷一百零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225)
史记卷一百零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227)
史记卷一百零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229)
史记卷一百零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230)
史记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232)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236)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240)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242)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244)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245)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245)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246)

---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251)
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255)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256)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257)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259)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262)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265)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267)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267)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270)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271)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276)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279)



## 史记卷一

## 五帝本纪第一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豻、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契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蛭极，蛭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蛭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海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土。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喾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

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絜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伤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悻。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摯，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

驩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

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廩，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廩。瞽叟从下纵火焚廩，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愚，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桀杻；此三族世仇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

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理水土，维是勉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洁。”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曰：“龙，朕畏忌谗说珍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分北三苗。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推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

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浙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

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 史记卷二

## 夏本纪第二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尧崩，帝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喜喜穆穆，为纲为纪。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樾；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于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济、河维沅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织文。浮于济漯，通于河。海岱维青州：嵎夷既略，淮、淄既道。其土白坟，少滨广泻，厥田斥鹵。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鬻丝。浮于汶，通于济。

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艺。大野既都，东原底平。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翟，峯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珠璣暨鱼，其篚玄纁纁。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

荆及衡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潞已道，云土梦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柃干栝柏砺砥砮丹，维箇箝栝，三国致贡其名，包匭菁芭，其篚玄纁纁组，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潞、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漣洳既入于河，荻播既都，道荷泽，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坟鹵。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絺、纻，其篚纤絮，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华阳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艺，沱、潞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铁银镂髀，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泂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瓊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伦、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道九山：沂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可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沔水，东为济，入于河，洙为荝，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泂，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涂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今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纁，二百里纳铤，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

“然，如何？”皋陶曰：“于！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早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绩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棧，行山刊木。与益于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秀服色，女明之；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女听。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谏，退而谤予。敬四辅臣。诸众谤壁臣，君德诚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帝曰：“毋若丹朱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偕。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喜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丛丛哉！股肱情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罔汝。”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纳，作《五子之歌》。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湮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廑立。帝廑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豢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缙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 史记卷三

## 殷本纪第三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任立。主任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乃禽兽。”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曰：“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罔僇女，无有攸赦。”以告令师，作《汤誓》。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

桀败于有娥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桀，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中垒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太宗崩，子沃。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迁于囿，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之时，殷衰。

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鸣，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惟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训》。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内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人之纣。九侯女不蕪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姜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谄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大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 史记卷四

## 周本纪第四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心。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邠，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

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隳立。毁隳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

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纒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殄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黎微纳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惟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皆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皆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率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殛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纳延于伊纳，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看作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武王



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载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帮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黜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膺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膺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絜扈立。

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粦。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叁一族。夫粦，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

共王崩，子懿王囂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嬖，是为夷王。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郅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怨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仇怨，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

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国，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有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鬻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此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黿，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訖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罔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四十九，鲁隐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桓王，平王孙也。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

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

八年，鲁杀隐公，立桓公。

十三年，伐郑，郑射伤桓王，桓王去归。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奔燕。

十五年，庄王崩，子厘王胡齐立。厘王三年，齐桓公始霸。五年，厘王崩，子惠王阍立。

惠王二年，初，庄王嬖姬姚，生子颓，颓有宠。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召燕、卫师，伐惠王。惠王奔温，已居郑之柞，立厘王弟颓为王，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颓，复入惠王。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襄王母早死，后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带，有宠于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

九年，齐桓公卒。

十二年，叔带复归于周。

十三年，郑伐滑，王使游孙、伯服请滑，郑人囚之。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囚伯服。王怒，将以翟伐郑。富辰谏曰：“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听。

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王德翟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弃亲，亲翟，不可从。”王不听。

十六年，王绌翟后，翟人来诛，杀谭伯。富辰曰：“吾数谏不从。如是不出，王以我为怨乎？”乃以其属死之。

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郑，郑居王于汜。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

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